



新港西路800m新开男士会所

休闲放松解压 男人下班好去处

广告

凤湖山人



林语堂：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

2015-02-23 14:40 | 阅读：881

林语堂：我所得益的一部英文字典 字典的东西，从来未听见人说可当做有趣的读物，或做消夏的读品，更难使人所有眷恋，不忍释卷。然而我对于《简明牛津英文字典》（Concise Oxford Dictionary）及《袖珍牛津英文字典》（Pocket Oxford Dictionary），确有此种感想，而且自从二十年前初次相识之后，以至如今，眷恋之念，未尝少减。初十年钟情于《简明》，至《袖珍》出现，则又移爱于后者。十年以来，无论家居、远游，确乎不曾一日无此书。因《袖珍》名符其实，不满盈握，携带便利。既可开卷有益，自不妨于行李夹袋中，留出两双袜子的空位，来放这本不可须臾离的枕中秘。而且在我几年教书的经验中，确乎单单倚靠这本《袖珍》，作为疑难时的参考，除去少数生僻罕用的美国俚语外，不曾使我碰壁，也可见此书确能将现代通行文字收罗无遗了。又因其卷帙如此之小，反可找到通常较大字典所无的字，又能得到通常字典不能给我的消息，自然益发佩服作者体例之善，搜罗之富，用功之勤，考察之精，因佩服而敬爱，因敬爱而恋恋不舍了。

不知此书之体例与内容的人，或将笑我之痴，实则我看见过关于此书的批评，多有表示同类的感想，或称为平日消闲最好的读物。我们开卷，于各字之下的一段，不闻见科学家、文法家宰割陈腐死尸咬文嚼字的臭汗，只看见一个活跃灵动似曾相识的英文辞语现身说法排列眼前，始知前之所谓相识者，实未尝相识，现在始能无间然；前之遥遥瞻仰形影模糊者，现在始得见庐山真面目。因为无论中文西文，每字有每字的个性，决非牖陈几个定义，分辨几个词类所能了事。语言文字之为物，本在日用应接之间，借作表示人类活动的情感意念的工具，字义之来，原本乎此，所以不但达意，且能传神，于逻辑意义之外，复有弦外之音。“痴”自别于“呆”，“呆”自别于“𡇗”，“苍”自别于“白”，“白”自别于“皓”，诗人本领，一部分专在此种功夫。在旧式辞典学家，将“痴”解作“呆”，将“苍”解作“白”，全然抓不到痒处，是得其躯壳，失其精魄，存其皮毛，伤其神采，不可复知“苍”、“痴”等字之本来面目了。假定现在来了一本牛津式的中国字典，字意不立定义，却尽力观察此“痴”字“苍”字在活动有意义的语言及文章上是如何用法，用于何地，用于何时，再略为分类，举出“痴想”、“痴笑”、“痴肥”、“情痴”、“痴婆子”、“假痴假呆”、“痴人说梦”等例，然后知“痴婆子”本非“呆婆子”，“痴想”亦不与“呆想”尽同，至此而后“痴”

字之神髓，可谓攫住。又于“苍”字下，引了“苍苔”、“苍竹”、“苍深”、“苍郁”为一类，“苍天”、“彼苍者天”、“苍苍者动摇”为一类，“苍白”、“苍鬓”、“河海苍茫”又为一类，知“苍



我是凤湖山人已发表423篇博文，关注我查看更多~

聊可概见。此点乃新旧字典学之所以不同，而《牛津字典》之所以能使人百读不厌。

简明及袖珍《牛津字典》与他字书不同之一要点，即在此端。他看字义是活的，因时、因地、因语气、因语者、因所与语者，而随时变迁的。平常字典却把字义看做死的，可以用语法家分析的头脑割裂解剖，配入甲乙丙丁的封套中的。因为他看字义是活的，所以他知道字义是千变万化的，而且是与上下文不能分开的，字有多少种用法，便有多少种意义，所以字之举例，不但如旧式字书用来做定义的具体说明而已，简直成为字书所应搜集的材料本身了。一字用法的主要种类搜集完备，然后可以尽见一字的个性，而尽了字书对于此字的职任。例如英文young字，通常解为“年轻”、“未成年”、“缺少经验”等二三义。其实这何曾看到英文young字的用法与神采。无论英文怎样精通的人，也可以由《袖珍牛津字典》所录以下的用法，加增他对于young字的认识。《袖珍》所举的例，有youngchild（幼童）；youngplant（幼嫩植物）；youngcivilization（年代未久之文化）；the night is yet young（夜未央）；I am not asyoung as I was（不如从前之壮盛，年富力强）；the young incrimine（初期犯罪者，非怙恶不悛者）；the young Joneses（Jones家中之幼辈），William Pitt the younger（父子同名，以theyounger指其子），这还算为普通易见的用法。此外还有通常读英文者似懂而实未尽懂的用法，也由这精细入微的《袖珍字典》指出了。例如young man, woman（原注常用于my, his, her, etc.后）系指“情人”。young ones系指人类及动物之尚在父母养护中者。youngperson（ayoungperson）系英国佣仆用以指门外不相识之年青妇人。the young person则系指未成年人，不可示以猥褻书画等物者。young things则又系指普通幼儿而含有怜惜之意（按原文谓applied indulgently, etc.to per-sons.《综合英汉大辞典》编纂参用《牛津》译为“常用于纵容、宽容等之意，指人而言”），youngun则等于youngster，指“童稚”。诸如此类，可见作者法乌勒弟兄（F.G.Fowler及H.W.Fowler）审辨之精了。我们于读书疑难时，取此书检阅，遇有his young woman, young thing, a young person, theyoung person依其注释解之，无不与上下文句义，若合符节，读者所已猜到七八分者，乃可涣然冰释，毫无疑义了。因作者之取材，本直出于现行语中，而又能指出此义所发生之上下文关系，我们遇见现行语中之此等名词，求其义于字典中，自然与作者所录完全相符。

所以我常说，教员与字典之不同，本在字典陈列死板的字义，至某字在某句之意义，则难于字典中所陈五、六、七、八定义中抉择，由是在句中的意义，不得不问之师友。既有一部《袖珍牛津英文字典》，到了相当程度以后，文字上的困难，完全可以求之字典，无师自通了。例如我前用的课本有一篇萧伯纳的演说，此篇是由新闻访员速记，中有加括弧中之二字hear！

hear！一班中学生或不知此二字所指，或以为此二字之义甚明，当然应为“听啊！听啊！”至于再问下去，此“听啊！听啊！”出于何人之口，到底表示说者何种态度，则或以为讥讽，或以为反对（如中文“你听！”）至令大家一查《袖珍牛津字典》，才明白是英人一种喝彩的方法（a form of applause），当然是极端赞成的口气，这是别种字典所不屑录，故找不到的。



在旧式字典，绝不收录。现代译家若肯如此处处留心，多参考此书，真可省造多少莫须有的罪孽了。

总之，凡字义都不是抽象的东西，乃寄存于多数成语中之一比较共同的印象，其神采精魄，亦必求之于此活动的成语中。脱离了这些实例，就失了本字的命脉，而仅存一点抓不到痒处的逻辑意义而已。譬如“苍”字之义，何尝是“青色”之一个抽象意义，乃合“苍深”、“苍郁”、“苍茂”、“苍天”及言人书法之“苍古质朴”、“苍劲浑穆”等数用法所引起的一种共同意义。“朗”之不同于“亮”，“晖”之不同于“光”，皆因连带之印象不同，《袖珍牛津字典》能时时注意字义之千变万化附带关系，而保存其在活动语言中之变换用法（如“朗月”、“朗润”、“清晖”、“余晖”，或如上文所举hear! hear! 之例），所以能成为“平日消闲最有趣的读物”。

其次，《袖珍牛津字典》之新颖可喜，就是在其词字之去取，能使我们找到通常字书所无而现代看书报的人所必欲知的字。这两本书的原名为《袖珍（简明）牛津通行英文字典》Pocket (Concise) Oxford Dictionary of Current English，实在能名副其实，适用于现代读者的需要。

凡通常现代书报的文字，有须解释的，都不怕自我作古大胆的收入了。要知道通常字典家，免不了有多少成见（或说“家法”也可），有某种字总是不录。例如Tartuffe 是法国莫里哀（Moliere）滑稽剧中的一个有名的伪宗教信徒，素来字典不肯收录，然而现在读英国文学的却有时要遇见这字，说某人是个Tartuffe 就是说他是伪君子，只好到《牛津》来查。又如Cheshirecat本是一种猫，现在可说某人是个“拆西尔猫”（指人之无故常作“嬉笑”、“干笑”状者），已成为现行文字之一普通名词，然通常字书也“碍于成例”，不肯收录，读者要查时，只好向壁。欲问师友，师友也只能搔首向你“嬉笑”一下，也不得不请教《袖珍牛津》，《牛津》以现代读者为主，它独自搜罗的材料，是出于各种书报及日用词语，所以不论南非、印度、亚拉伯、土耳其、古语、今语、科学、美术，凡现代文通行之词语，为一般读书人所应了解者，一概收入。因有这种标准，所以所录每有他种字书所无。通常食物名词如SallyLunn（一种英国茶点），Hamburgh（一种葡萄，又指一种家禽），Julienne（以肉汤煮成之菜名），Seidlitz powder（含轻泻作用之沸腾散），Kromesky（鸡肉等做成的炸卷）。专门名词之含有特别意者如Grub Steet（穷作家，卖文为生者，或其住所），Mrs.Grundy（拘守礼俗反对新思想之人），Tommy Atkins（英国“丘八”），JekyllandHyde（二层人格），JimCrow（黑人）。现代名词如Shavian（G.B.Shaw 之幽默风格的），Gilbertian（sullivan and Gilbert 歌剧风格的，诙谐百出），kodak（一种小照相机，又作动词，伸引为攫住，或形容尽致），Dutch man（or I'm a Dutchman，如言“否则我不姓——，”）Dutch uncle（talk to me like a Dutchuncle，向我教训，宛如干爷教子），double Dutch（难懂的异语），French leave（take French leave，不别而行），French toast（单烘一面而在反面抹牛油之烘面包）。科学、美术名词而为一般读者所必知者如Oedipuscomplex（精神分析所言“父女症结”，父女间关系足引起精神压迫者），Mendelism（奥国植物学家GregorJohannMendel 所发明品性遗传论），hertzianwaves（电



种新名词，及印度、南非洲、法文、德文各种收入现代英文之辞语，也是随拾即是，美不胜收，凡当代文人所应了解的辞字，已经搜罗无遗了。

此书之作，由Fowler 弟兄独力担任，依《牛津大字典》（新英文字典）之体例编纂，同时可以说是字典学之大革命。不过大字典系“历史的”，是把各字的用法，按时代一代一代搜罗记录下来，借此可以考察字义之流变（全书15, 488 页，所用铅字可排成一百七十八哩之长，共五千万言，含有五千万界说，及几乎二百万的引例，编纂历时七十年，至去年一九二九年全书始出齐，洵为世界各国字典中之巨擘）。《简明》及《袖珍》却是依大字典的体例而单以现代语为范围。作者是久已闻名的英文文法学家，曾著The King's English，把英国作家文字上的毛病，指斥辩证，至今一般文人奉为修辞学的典要，其审辨之精，早为英国文字界叹为独步一时。《简明》出版（1911）

已被公认为最良善的普通英文字典。《袖珍》之编纂起于一九一一年，欧战时，法乌勒弟兄投笔从戎，服务于飞机队。《袖珍》之序例为一九一七年两弟兄所合拟。翌年F.G.死于由行役得来的痼病，是书乃由H.W.一人续成，于一九二四年出版。H.W.仍旧进行其于一九一一年动手编纂的《现代英文用法》（Modern English Usage，一种普通作文的参考书，1926年出版）。《袖珍》出版在后，所以能收入《简明》所无的战后新名词。现《简明》已有一九二九年增订本，《袖珍》增字，当然一并列入。我们研究英文的人，拜受二君之赐，真是不少了。



在职研究生和非在职的研究生有差异吗

暨南大学怎么样



卡瓦依钢琴价格优惠买钢

诗帝堡钢琴

分享

我的博客

微博

我来说两句...



我是凤湖山人 已发表423 篇博文，关注我查看更多~